

献醜之夜

2321



獻醜之夜

張稚子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目 次

臭茉莉·····	1
妻的吩咐·····	11
一個時辰·····	19
蒸鵝·····	27
米生涯·····	37
心願·····	49
餃子·····	57
臘醜之夜·····	67
孤燕·····	79
一個下午·····	93—109



獻醜之夜

臭茉莉

園村，前面是一望碧油油的田疇，背靠着樹林陰翳的小山，它和四近的各村離得很遠，是頗爲偏僻的一個地方。

盛夏的正午，全個村場坦坦地曬在烘烈的太陽底下。除掉矗立在田疇北邊的一座調樓，爲防盜建築得同當舖一樣高，其外全是矮矮的房子。爲了依照洪聖廟方向，全朝西。房子分前後兩排，每排約莫有五十家左右。對着田疇的前排叫前街，靠

山的叫後街。

這正午，在後街的南頭，從更練館那個地方起馬，忽然的人聲噪起來，接着是一陣當噹的銅鑼的聲音。

這在村間全是一種意外，敲銅鑼是罕有的事。在去年十二月，報過一回警耗，說是有人在坑邊偷拔西洋菜，就直到這夏天，似乎藉着“神恩”的“廣被”，百姓很安寧地無驚無恐居住着的。這回又爲的什麼，就耐人尋味了！

人們，爲此引起了驚怪的情緒來了。大膽子的，忙從酷熱的房子跑出來。曝在烈日底下，站在田邊，用手掌遮上眉額朝南望；膽怯的立刻就關起大門，坐在家裏怯怯地等門外的消息。他們全把天氣之燥熱忘却了。

十八叔滿身淋了汗，但他很高興，一邊在打銅鑼，一邊在嚷着。

“好看的把戲呀！捉到一男一女呀！”

這樣的話，浮出街路上的，都笑了，便扯着十八叔，

“怎麼一回事呢？”

十八叔就又嘆，

“到更練館門前看好戲呀！”

這樣，他敲着銅鑼直走了。

關了大門的，爲此看來不大嚴重的事，也各自浮出來，這個村，就好比出會景模樣，很熱鬧着，連着女孩子們，也動心地悄悄地靠在門邊，似乎有什麼在期待着的樣子。

經過了有那少女們站在門邊的門口的男子們，愛扯嘴的，就把手一揚，叫道：

“看無遮大會去啦！”或者說：

“看野鴛鴦去啦！”

女孩們便都把臉面偏向別方去，裝出聽不到這些話模樣，等他們走過了，然後更動情地伸出頭往南望。

在十八叔巡遍了前後街，那個更練館門前的大榕樹下，已經圍滿了男人和孩子了。女人們是經過這地方，聽到那些話，也得害臊地走過的；雖則往人叢一瞧，不大清楚誰與誰，但可以斷然的說，這裏邊全只有男子。

這些男子圍着的，自然，是一男一女。男人是辛丑，坐在女子旁邊，兩手抱着膝頭，人看他，他也看人，而其實人都不大注意他，這裏全只有男子，看那個女子比較重要，是不消說得的。

人的視線集在女子身體上。女子披散着頭髮，俯着臉，眼睛緊合着。她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緊身內衣，是鈕子很密的一件，但，怕因為種種原故罷，它們要有半數不曾扣上，所以，一對原是束得很平服的乳，也浮突出來了，而那胸口的肉，也顯露出來了；再往下一瞧，是穿的一條短褲，兩條白腿像兩隻鵝，躺在那裏。

“誰給他穿上袜子呀！”好幾個人同樣叫着，

表示不滿意，自然他們以為給這樣野心女孩赤身露體是應該，而且也有趣的。叫這話的人，心裏也還希望會有人由此去把她的袂脫下，露出更引人的部份來；可是嚷只管嚷，而實在無一個人敢于作這事。

事實是，十八叔在山下種瓜，在他的園地右邊，一個瓜棚裏，視到這一對。於是，他悄悄的走到他們旁邊，吆喝一聲。這一對就慌忙站起了。而同時，老黑剛巡到這地方，看這情形，笑道：

“快穿上袂子！”

待他們穿上袂子，就給帶到更練館門前，示衆了。

這女孩只十八歲。作這事，這算第二回。第一回是同了表兄在山半的一叢臭茉莉的草叢中，給一個女人見到的，所以只揚起來，沒有捉到。那時候愛給別人起綽號的人，就為此給她叫“臭菜

莉”，以後，人議論到她，就通叫這綽號了。這回臭茉莉給十八叔見到，給老黑拿來，在好事人的心裏，全認為是一件快心事的。

“細起臭茉莉，巡街去喇！”爲叫出“脫袜子”而無人實行，仍在怨望中的人去這樣叫了。但他們只管叫，沒有誰敢動手。

凡有爲一鄉視聽所關的事，一向是不能夠由閒人自由地去處置，而得由十九叔請耆老上廟理論，結果如何就如何做的。但這回，人們的心倒焦慮着辦這事的結果了。爲的臭茉莉的祖父，那個以說三國說水滸爲生涯的老人家，是村間耆老之一，倘要看到老人家面子上來，或者不能給這事以嚴辦，是說不定的。

十八叔請耆老上廟，是一種必要的手續，他照辦了。

洪聖廟在北，而更練館在南，是離得很遠很遠的，所以在更館門前的人，雖也想到要看上廟

究竟，却因爲一來路遠，二來再看看也有趣，儘在那裏圍着不動。

所謂耆老上廟，實在很異乎什麼委員會的會議，他們不讀總理遺囑，也無書記生爲紀錄議案；但他們有主席，是一村年紀最高的鄉老。

但因爲他們年紀都很老，不慣出門，大家在廟裏敘會一堂，就都很客氣的，說這個說那個，談一會豬的飼養法，又轉到菜園的收成，到末了，纔略把主要的事情一提，就完了，空氣是全不緊張，口氣也不大嚴重的。

臭茉莉祖父算較爲懂事的一個，像是很精明的人，而口齒又伶俐，在這關於他孫女的事情，人們猜他一定要用“諸葛亮舌戰羣儒”的聲勢力爲分解，使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的。但這回却很異樣，他出到廟堂，不動聲色的斜躺在長椅上，完全沉默了。

這些耆老，其中總有幾個人，在幼小時候是

也曾偷摸過別家女孩的，他們就沉在夢似的回憶裏；也有一些以為奸情不好辦，話頭扯到別一方面去的。於是這回上廟，也如議論別的事情一樣，延了一些時間，就由

“示衆好了，就這樣算小懲大戒了！”

的大家告別似的說話中，決定了。

正在這時候，出乎意外的，由遠而近地鳴起鑼聲，人也噪鬧着。其中，也有還不至于耳聾眼花的，就站起來高聲叫，

“呀！又發生了事情呀！”

而全廟堂的耆老也浮到廟門前了。

一大羣人，其中，自然有被細着的一男一女了。女的是自由地俯頭慢慢走，男的却被老黑捏着臂膀，拿了藤鞭隨着，海一步，要他叫一聲自己的名字，

“辛丑呀！辛丑呀！……”

不斷的叫着，稍一歇，鞭子是要不留情地飛

到腿下背上的。

是從更練館直了這裏，然後轉到後街去的，浩浩蕩蕩像出會景，而還要好看似的，跟在後面的人特別多。

站在廟門的耆老，其中眼明耳聰的，就大聲給呆站着的說，

“看，他們巡街去啦！”

妻 的 吩 咐

考棚的銅鈴噹噹的響到最末一次，原該是散場時候了。但因為先一刻傳着縣長要臨場訓話，所以雖是散場時候，大家也仍然守着靜默，這考棚氣象，比各人在考試時更為嚴肅了一些，他們都把身體豎穩，兩手放在波稜蓋上，等待着，有些在平時聽到官的名字就悚然的，這時是呼吸似乎都窒塞着了。

約章有三分鐘——同在黨部紀念週默念總理

時間一樣久，於是，那在各人心內都儻了敬畏——甚而憎恨的監考委員林細君，從外面一擺一搖的走進來，空氣就也越見緊張，各人是以爲縣長快到了。

但是，林委員一個人跨上正面講壇，若無其事的，先背着手，把眼睛往下一瞭，跟着慢慢地，發出不大清亮的口音，演說起來了：

這林委員的警句是：“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嚇。”“唔唔。”等等。什麼“你們那種人只配當掌櫃。”什麼“誤人子弟。”這一大堆話却近乎恐嚇，與尋常訓話又當別論。

林委員是代表縣長來訓話的，所以比之縣長大概更其嚴厲，但他老說不完他的話，似乎像走馬燈，來來去去是一套又不會完，在無可奈何中，他把手錶遠遠的注意着，末了，把時刻報告了出來，說聲“時候不早。”下臺了。

衆人忙着拿回自己帶來的東西，墨盒，紙筆，

算盤等物件都從桌面上放進各人衣袋裏；在受考時發了昏，把鞋子也除下了的，忙在地上找鞋子；也有從衣袋裏掏出止渴生津的望梅餅來，送往口裏去的。一時是秩序全亂了。

沈東成夾在這衆人中間，全不自主地被擠到縣署大庭。衆人，乘這初進衙門機會，都在找些不慣見東西，如扁額，石碑等賞玩一會。他們中有一些的路長且阻，又早近黃昏，趕着衝出人叢回家去的，東成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就不再逗留，直出那站了兩條武裝同志的大門，往西走。

本來是想到要買點洋貨的，爲的太晚，還得走三十里長的山路，而且心又不安定，所以決就走過店門也不買，留待下次或者拜託巡城馬代辦了。

他想到，他真要走上人生的艱難的路了。連筆算也不懂，是不配當什麼教師，監考委員的話雖使他受到頂尖利的苦，如一枝毒箭刺透了心，但

他思疑這會是對的。他一向沒有懂得訓話是什麼一回事，這時倒叫他明白訓話就等於挨罵，倘把這訓話改成面斥字樣，那一定大家都得挨打是無疑的。

考到筆算的時候，他看情形心就悔恨，其間，不少是帶着算盤到考的，他們站起來問明了羅馬字，又問明了是加是減，於是，三得三，三三該九念着，這情形雖很有點好笑，就同九八欄一樣，有時又無端耍一陣算盤珠花，落落碌碌的，但他們總算混得過去。東成學不到這世故——筆算可以用算盤打——就照預定計劃交白卷了。本來，衣袋裏也還有一筒銀，也儘可以同別人一樣，拿大串銅錢一五一十計下去，但他也不能夠這樣辦，他太謹慎了，儘想着“錢銀莫露眼”，儘想着“慢藏誨盜。”人又單，路又長，這些同考的人雖全是斯文人，但斯文人就不少被迫做賊的，所以寧可交白卷，也莫吃眼前虧，一筒銀子又不是少數呀！

先是趕得很忙，步步搶前走。太陽落到上頭，黃黃的光照着這蕭條田野，倘不是家在那遠遠的村間，任什麼利益可取也是不敢再往前走了。他看到前頭路旁的小山坡，記起那地方常有鬼叫，啾啾地，鳴鳴地，是有人聽見過的，而又是盜賊出沒之所，他爲此打了一個冷瘧，心也亂將起來。

不一會，他又記起今天應考事情。這確乎是盤住了他的心胸全部的。一個人，全沒有做過不好的事，飯是粒粒拿血汗換來，現在也不行了！他教書是從光緒二十八年直教到這時候的，命運一向也不大好，却從不曾遇見過這種事。從前應試很可以自由，決不同這時期監着要考的。說到教書，誰不知道是“慢火煎魚”的苦工，人已全焦，還得聽人家指爲不及格，在他，以爲這是耐人尋味的奇事。

“什麼叫三民主義”，這原是大統襪一般的問法，虧那些考試委員想得出。這試題，在四十

分鐘時間內，答不出，那真是一條蠢漢了，它並不會比問“什麼是人”還難于答覆的。東成略略一想，很有把握地在卷紙上答道“答：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很奇怪是連他以爲是很容易的試題也不能完全對答，前兩天他便曾拿過那個厚冊翻了半天，但現在憑搔斷頭髮也不能記起第三個主義是什麼來了。

他一人在途上，頭腦清醒得多，這時，“民生主義”四個斗大的字就浮上他腦上，這一來，使他全身頓時發了熱汗，心也亂跳一陣，

他於是憤然，“窮教學”是自古及今的定論，又不是什麼肥貨，老糠搾不出油，然而也得橫搾了！再十年下去，即使做挑糞夫，大概也得從挑糞學校畢業生充當罷？這回就把“民生主義”作爲有意的略去，也很有意思，這年頭只有“民不聊生”，儘出安民佈告而民也不安其生，也太不成了。他想到這裏便又感傷起來。

他馬上又很自然的聯想到賊，忙睜眼一瞧，那個怕人的山坡剛走過，暮靄陰沉的充滿四野，太陽落到別一世界，去得遠了。可是路還很長，看前頭那個急坡知道只走了一半路程，又是月底，也許得在暗中摸索回去，想到此，膽又怯得同女人一樣了。

但考試情形使他把目前忘却，很容易他又似乎毫不介懷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了。他幾乎全無應試能幹的，憑天降福是縹緲無望，明是交的白卷，那會有什麼“文魁君”之類的神暗地裏爲加幾筆的理由？民生主義也給丟了，那還有人信你能掙什麼“黨化教育？”這事是全無挽回辦法的呀！

他記起他病中的妻和家裏六個兒女，他們正在等他回來，問考了什麼，怎樣對答等等。他又似乎見到一班巡警，直向他校門闖進，嚷着“解散。”說要“封。”他的頭立刻沉重像鐵做的一樣，要掉下來。剛巧他走到一架木橋上，橋下是

深不可測的水，於是，死神就招手朝他誘惑了。

“這樣結局！”四個大字在這老頭腦上豎起來，他定着正想縱身一躍，却忽而坐倒這橋板上，不想再爲這輕生之計了。

他手裏急急地捏着帶來的一筒銀子，想：“人是都愛銀子的，把這些塞進那個死監考的衣袋，怕還不取錄我？……”他恍然，“嘿”的一聲重又伸起身子，往回家路上走了。

村的碉樓在目前矗立時候，突然他又記起妻的吩咐，他想：“老婆的兄弟做壽，難道，……她是定下了壽包，壽麵，豬肺肝全副了！……那傢伙……又花這一筆麼？這一筆！……”

到門前，碉樓更鼓“咚咚咚咚”的報到四更，人乏了！

一個時辰

他的半生——四十七年的生活，很容易使我們找到一句話去批評，那是，“安分守己”。

倘使他也知道“安分守己”可以作為將來餓死的預言，在現今又是極其應驗的，那麼，他聽到發暈是並不出奇的事。幸虧他還沒有聽過這樣較新的話，還老是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那刻印在書上的名訓的。他自己想，雖為無錢沒有捐助過什麼善舉，却也並

不會作半點惡事，倘不作惡的人可以說是善人，那麼，他之窮，準是時辰未到的原故，他常就這樣想。苦是苦罷，而這仍然是他一個幸福，一種未知的幸福。

失業時候比作業還長的他，瘦是當然的事。所以他只要對鏡自視，就想到做和尚去了。他是服膺“肥書生，瘦和尚，天下之罪人”那個議論的人；他雖然不是書生，却也並非和尚，這樣瘦下來，情有可原。可是他是絕不甘于太瘦的，太瘦了的人慣就是太窮了的人，窮使他願意胖，只沒有第二條易胖辦法，所以他無可如何地想到做和尚去了。

他現在失了業，自然窘得進退無從。家裏不單只一個人。有妻，而且有個十八歲的大孩子；這孩子是要吃點好菜的，單是豆腐拌飯大不行。每一餐，免不了六個銅板，給買魚買肉。不然，這孩子就要手掌拍拍心胸，說不吃這餐飯，這“退

財”的飯。人太瘦，能撐得住生多少氣呢？他吃的苦就每比平常人多一些了。

但是，時辰到了。

是昨天。剛吃過晚飯，豬舖老板七來找人，說是當打雜的。他自己不成，一向當掌櫃，算盤打到“田畝”，那頂好是讓他孩子去了。

孩子說不去是當然的。他從小吃不慣苦，又沒有同人家盡過一分之力，打雜又不是等閑職份，於是孩子氣忿忿說：“我不去，你去！”

但孩子沒有賺過錢，有錢，心就亂，眼就紅了。老板七說，每月二塊，上期；作父親的他又說，小子不要理家事，錢到手可以隨便自己買東西；孩子這纔無可如何地，點頭了。

孩子就挑着兩個小包袱，跟着老板七，當打雜去。

昨天晚上，他和妻好好地睡了一覺，因為孩子去了的原故。這在他，實是二十年過活來是罕

見的事。一向，妻是平白地就會吵起嘴來；常嚷着要回母家去，這輕視和侮辱丈夫的婦人，是誰也不能夠忍着不去較量的，他也實在爲這苦不過來；這回，他歡心了。他很滿足地想：“時辰到了”。

一早醒來，胡亂吃過豆腐拌飯，就躺到破舊了的貴妃牀上來。在那十年前直挂在牀頭壁上的月份旁邊，拿下一冊薄薄的“戒殺放生文”，他是從四十七歲的今年元旦起，就預定每天得念兩回的，這就同基督教徒祈禱上帝一樣。

只是，現在似乎在享福，歡喜的心是按捺不住了。唸一聲，他就想到那兒子。隨後是一回沒有唸完。書就扔到胸頭上。他瞌了眼，腦間現出一家豬舖。老板七在做買賣，他的兒子蹲在那店門口刮豬毛，“刮刮”地在作響。

想念自然地轉了圈子，他想到孩子降生時節。那時妻正二十二歲，很年輕，產下這孩子便還要

馬上起來燒晚飯；可是那時候他是失了業，妻是不寬容的，一邊拿了鐵火桿往灶心撩着，一邊就在咒罵，咒罵刻毒到“你死我嫁人！”

那時，他是坐在床邊看這小傢伙，口頻頻說：“莫像我，莫像我！”

是呀！現在孩子有了工作，竟不像他老不死，還據住家室吃稻種了。他想，孩子比他要好，“莫像我”是應驗了。

人到四十歲，大底有兒有媳了；十八歲大孩子，還不給娶妻，等偷了人處女就遲。他想到孩子會自立，應當早為娶個媳婦。

一夜的慰藉使他想了從前所不能想到的許多事。從前，他只能想到做和尚要胖起來，現在他連不做和尚也能胖的事也想到了。

他想到為孩子討老婆，這房子一定要修葺，最好，把舊磚拆下從新蓋個小樓，那麼可以讓他兩老住。他想到：“養兒防老，積穀防飢”。他想到

做和尚無味；他想到妻做婆婆時節，好威風！

要不是時辰還沒有真的到來，這些事在他是可以儘十日子夜想，簡直是想不完的；說不定想過後便還要對妻說出，惹她笑罵。

但是——

孩子是回來了！很的確，他挑着昨天打疊好的被褥，到了家，把那小小行李摔下地上來，氣忿忿的站定了！

孩子想說話，他立刻從床上豎起。——戒殺放生文從胸口落到被褥旁邊。

孩子有理由：

見到八爺捏了尖刀就怕，待往那豬的喉嚨部份直戮下去頭都暈了！這樣叫人生怕的工作，不怕出得更高價錢，也決不做。

理由侃侃說完，孩子找母親去。

他立刻就俯下身拿回書卷，一邊想：“孩子也曉積福？爲自己積陰功原也使得，但是，爲什

麼不多作幾天看看能不能習慣……。”

“知子莫若父！”他又想，“有其父必有其子。莫像我除非是他人之子了！”

這晚上，仍是豆腐拌飯，妻無話，孩子無話，只有爲夫爲父的他，飯到喉就梗着了。

蒸 鵝

老浩拿了兩手光溜溜的短棍，蓬噹蓬噹的直往鼓上搥，由遲轉急的，把第三次的更報過了。他比平時更興奮的，拖了那半舊木屐，經過挂滿古舊刀叉和名爲爛背脊的廢槍的正堂，直到狹而黑的廚間。

想到伙計快要來，得動手，他於是從那火爐下的柴窟裏，拖出一個篾織的小豬籠，那籠是只合捉豬用的，現在却躺了一隻鵝，是很肥大的一

隻。

自然，他得把這鵝殺掉纔燒夜飯去的。經老活一提，這籠裏的鵝就很昂然他，但又因為被困了不少時候，正如一個鬱鬱不得志的在野軍人，在氣宇軒昂中夾着一些倦意，走出來了。

只很短很短的一刻，僅夠伸半個懶腰光景，這鵝就給老活捉住，一手捏着刀，從那喉頸部份一割，殺得全無聲氣，放在木盆裏。

這更練館伙計三人，老活外，其他兩個說是巡夜去——也許回家去了。是今天早上就約定，爲這肥鵝，在三更過後，就大家來這裏吃牠一頓的，並且約定了楊先生，也給試試這肥鵝滋味。

爲什麼又約了楊先生？也許因為他是這村的紳士，而又是唯一的智識階級罷？也許禮尚往來，楊先生曾給他們請過夜飯罷？不然，許是楊先生知道有這鵝，自己說要來吃，所以定了期就得請罷？——原來都不是。

在村間，有槍階級算最強，這是誰都知道的，正如一個國家，對武人誰也得說恭維話，至少也不要說“不”字；作一些利己事情，把於自己有所違礙的議決案推翻，這些事並不怎樣稀有。但在這一村，在楊先生方面，却並不如此。他們更練館的人，凡有什麼較為重要的事，都得來請教他。他答應就辦；他不答應，又得想法了。這楊先生之能有此異乎常人的權力，是在乎膽子大，什麼事他都不怕。本來也不行，不怕，在有槍階級看來是可笑的事，武力對待不怕麼？這楊先生身子原很單薄，看起來全像一隻草腳鵲，倘用他們左手朝他——只要朝他大腿部份一揮，他要使能夠不脫剝一聲倒地就奇了。他是這樣一個人，而誰都有點怕他，已經說過是在乎他膽子大，其次，則楊先生還有一種本領，他會捱了筆把社會黑暗事情揭穿，作新聞登在邑報上。

連區長也敢於敵視，也要把“吃黑錢”的事

爲他發揮光大之，而新聞上又署上自己真名實字，這楊先生是怎樣一等人，是可想而知了。

楊先生無職業，揭發人家暗事就算他唯一職業——有時免不了捏造，是不消說的——他在這事情中，除掉從發表暗事後得到自己快心外，更能從中挪到一點家用。倘碰了他找到你門上來，把一貫全屬子虛的新聞草稿攤在你跟前，搖搖頭說道：“你作了這等事呵！”結果你得恭敬地送給他府上一些柴米。倘吝着不給，邑報上發表詳細情形，是的而且確的。

這回請他吃鵝，是更練館伙計的誠心誠意。

先進館來的，是高個兒的一陣烟。這人名叫怪，爲的他脚步每比常人走得快原故。許多偷兒，偶而聽到一陣烟這名字，是要打個冷座來表出怕懼之心的。

他直走到狹而黑暗的廚間。

“蒸得這肥鵝香噴噴呀！”用唱粵曲的腔調，

他叫起來。

“唔——”老活用鼻音應着，很傲然地，彷彿在誇功，蒸得這肥鵝香是一種本領，一個奇蹟似的。

“那兩個死鬼要女人不要飯了！攔着是會冷下來的呀！”似乎口水都被引出來樣子，話說完，身往外走了。

老活是明白的，他知道一陣烟去找人，三更半夜拍門叫吃鵝；他想到他們快要到，就從小鍋裏把這肥鵝放到菜板上，看牠顫巍巍樣子，幾乎叫老活忍不住要吻牠一下，他拿了菜刀，切下去。

不多一會，一陣烟把楊先生和那伙計都帶到了。

穿灰布長衫，套上小馬褂，身瘦腿長，這楊先生是一隻草腳鶴。楊先生是紳士，他不能跟到廚間，來了，就背着手，踱到“關聖帝君”像前，昂起頭，看他自己寫的一手蒸餅樣的四個顏體

字，“忠義仁勇。”

鵝是蒸的，切得很大塊。

他們都吃得很起勁。楊先生每夾一塊，照例用眼睛略瞧一下，然後送到口裏，接着又這樣，他老是先要略瞧一下，這纔吃下的。這怪相，叫他們伙計都暗地在納罕，笑了。

吃夜飯事情過三天後，大衆全已把這事忘去，却很奇怪的，在這一天的邑報上，他們見到關於這事的一個新聞。

這新聞用四號鉛字排了七個字的題目：“更練館大吃偷鵝。”記敘着吃鵝情形，很詳細有味地像說故事。

事實原也記得一點都不錯，鵝是老活巡夜偷來的。這更練館三條窮漢，那裏有餘錢買鵝，——時價這樣貴的東西。

但這事情又是誰也不知道底細的，夜裏偷來夜裏吃，沒有漏出一點兒風聲，大家都以為神怪

了。他們不會想到楊先生，爲的他也有份兒來吃。於是，四近各村許多訪員都給懷疑到，却又以爲誰也不會有什麼天眼通來看得到，只有楊先生知道而且同吃——其實他也並不曉得這鵝是偷的，他有聰明猜想到而已。他們懷疑楊先生，大家都紅細在想，老活叫起來了：“這一定是他，幹得好事呀！”

原以爲大家全是窮漢，用不到恐嚇，所以楊先生拿了這稿，逕自投到邑報上去了。倘也還得說：“你作了這等事呵！”那可太滑稽，又恐怕太辜負老活一場好意。楊先生先是計慮過的。

伙計們，尤其是老活，他還不信心楊先生會作了這事，他們想到一個試探計畫了。

於是由老活再偷一隻，又是很肥大的一隻。先約了楊先生，吃夜飯三更來，他答應了。他們很喜歡，以爲這一趟倘又賣新聞。那楊先生之外再沒有誰了。這是對的，無疑能叫證明這事。

這一天晚上，鵝仍舊是蒸的，也一樣香噴噴引人，三更後，四個人都到了。

楊先生是夾一塊，略瞧一下，然後吃。這第二鵝，楊先生吃得比第一隻要多。伙計們都不時瞟着他，可又看不出什麼動定，是一樣臉皮，一樣眼睛。

到這夜飯吃完，楊先生說聲“再見”，走了。

這之後，伙計都注意到邑報，他們要看這事情的究竟。老活是不識字粗人，但比一陣烟更焦急，他似乎把發表偷鵝事件之爲不名譽也忘掉，唯一的想頭是只要證明楊先生也要這樣作不是。

又同第一次同樣，過三天，早上，一陣烟拿邑報跑到更練館來。老活躺在竹床上，也立刻豎起了。

“你看他膽子多大，面皮多厚？又是這一筆，說更練館又偷鵝。——嚇！”

說到這“嚇”，老活却顯出奈何不過神氣，

倒笑了。

楊先生，吃第二隻的鵝，又來一次新聞，這事全證實了。

倘老活還要疑心到別人身上，要吃第三隻的鵝，那我想，楊先生“春秋之筆”一定更有勁，楊先生的稿大概更要引人罷？

米 生 涯

有米機，舂米夫就漸漸的少下來了。這正如村間開闢了馬路，汽車到處走，而手車夫也漸漸減少一樣。

米機是龐然大物，輾出米來又好又容易，比之於石碓，也正如汽車與手車，是不消說得的。”

所以，斤斤這婆子看過了回來，就搖了搖頭說：“一閃眼就是五十擔，米像河水一般滾下來呀！”

斤斤，是一個男人，而且是舂米夫。他當舂米這種吃力的工，是從二十二歲那年起的。計起來已是“屢更裘葛，”他今年三十三歲了！他生活在“砰砰”的確聲裡，歲月比許多同夥都要長久些。

他工作地方是發祿米店。

這米店原也算得村裡唯一的米店，雖則規模并不大：舂米夫四人之外，做買賣的就只有陳老板和老板太太兩個人了。但因為一向沒有別的人有本錢開米店，是唯一的，所以生意倒正如宜春紅帖子所寫，是“週年旺相”“貨如輪轉”的。

老板太太坐在櫃檯裏，對這盆生意就只有滿心歡喜，聽到不斷“砰砰”的確聲，全像孩子聽到新年的喜炮一樣，心癢癢的在微笑。

老板自己却老是一付模樣，面部除笨鈍之外無表情，肥癯像一頭百斤過外的豬。這樣人本來不大乖巧，但因為究竟是老板，所以太太和伙計

都很尊重他——怕他。可是有時却不免好笑，像太太在他所管不來的時候私下拿了一點錢，他生氣，從那厚厚口唇中間透出來一句“他媽的”，這情形就有點滑稽地方。

太太坐在櫃檯裏，老板靠了近門的米籬站着，四個伙計在那半暗的裏間“砰砰”，像四匹雄大的馬，就常是這樣，發祿米店給與村人的印象是同別的米店無甚大差別；只多了個年紀在三十五六歲的中年女人，——老板太太常是在櫃檯裏，這一點總算較為罕見罷了。

跑街，那不會是老板願意的事，但有時却不能不跑，如買谷，如收賬，打發誰去呢？一逢到老板跑街，太太的心就喜歡得亂跳了。她是希望有個人能在這會子來，本來是五毛錢一斗的二白是還可以降點價，降到四毛錢也得的。這機會，常使她得到一點錢，人家糴了米，她就老是毫不客氣的拿錢塞進自己的衣袋裏；她的私己錢是日

積而日多了。老板之不愿意跑街，也就是爲此之故。每逢到他跑了街回來，第一眼，要看的是米籬。有時，自然是爲的太太拿了錢，米籬平下了好一些，於是他不喜歡。跟着從那厚唇中間透出“他媽的”來。這時候，首先笑的每就是斤斤，跟着，那同夥也笑了，他們笑老板罵太太“他媽的”。

那櫃檯也有抽斗，兩個大的一個小的，但錢不會放在那裏，也沒有賬部之類的東西。錢是放在老板的衣袋裏，有時，老板跑了街，又放進太太的衣袋裏。——太太衣袋裏的錢不是老板的錢了。

伙計們愿意老板跑街去的心是一樣的。小學生不也很喜歡先生到別的地方去的麼？那時候，再也不見嚴酷的面孔監臨，他們可以歇歇工夫來喝點酒，談一陣笑了。尤其是斤斤，他喝酒喝得很多，而一向沒有醉過，這正如他給人說沒有喫過

一頓飽飯一樣。他們很自由，太太担心到“私己錢”是再不管這些了。

原是吃力不過的這生涯，慣了也不覺得什麼了；他們還是很平寧的工作着，他們耳朵聽不到使人驚震的確聲的。

可是，忽而這生涯也發生變化了。

不怕你有移山倒海的氣力，米機到，就把那兩條慣于操動的腿賦閒了，是無可抵抗的。

這回是四近的幾個鄉村的紳士，因為覺着有好的利錢，合了攏來，開大米店。那裏，有“一閃眼就是五十擔”的一副輾米機器，有一個和當舖一樣高的煙突。沒有舂米夫也能夠有白米吃，這回事是給村裏男女證實了。

事實在前，絕不乖巧的陳老板也得想法了。積極的辦法想不出，米機輾米容易是定了；陳老板的決計只能算是消極的“生意可以還做，伙計却得裁了些。”他把這意思告訴給太太知道，太太

說“也好”，事就實行起來了。

被裁伙計兩個人，中間一個，是斤斤。

這裡，我得告訴你斤斤這名字的來歷，雖則很不重要而且也簡單不過的。

從他知道對於酸齷瑣碎的人可以應用“斤斤較量”這成語時候起，他批評那種人每就用這話。有一回，他有個隣人，因了妻兒搭上別人，從很遠的息尼卑回到家裏，嚷着要把奸夫打死，斤斤勸他“犯不着斤斤較量呀！”聽的人都笑了，笑他傻子，做了烏龜的人還可以不較量，這成了怎樣一件笑柄呢？從這時候起，人就替他起諱名，就是這“斤斤”。事實，他也和他的話同樣，做人全不計較什麼，所以人叫“斤斤”他也接受下來，他現在幾乎要連自己的乳名也忘掉了。

他進了米店來，也愛說老板的“斤斤較量”的，譬如老板賣米，一斗量來老拿米尺刮斗面，把高出的米直刮回米籬，人不覺得，還得用手抓回點

點，是那些時候，斤斤就用了這話對同夥加以批斥了。在他是以爲多一點或少一點是無拘的，爲什麼老要人吃虧，自己又肥不了許多的呀！

被裁的斤斤，他笑了起來，拿了自己的東西——一個小包袱就走出了店門。他家裏有個年紀老的母親，是瞎了眼睛的。母親問爲什麼要回家，他答，回家歇幾天，沒什麼。

一點都不計量，這是斤斤的特性。

他回家已過了三天，很安閒無半點要做的事。到第四天早上，這是第一回，他拿了米箕直到陳老板的店前，因爲在他是看得膩了的那新興三白米是昨天就吃完了。

他把米箕輕輕擲下米籬，如此，米是半箕拿到了。

“請記着數呀！”他說。

老板面孔發了青，他見得分明。一方捧着裝了米的竹箕，一方就在沉吟“斤斤較量呀！”的

老話，在他，是不在乎這點點的。

回到家裏來，自己燒了飯，却記起忘了要酒。這怎行？喝慣了酒是酒是等于飯的。他拿了飯碗，重又來到米店了。

酒是裝在酒甕裏，這些酒甕就排在碓間，他見慣。這時，老板買菜去。他來，幾乎使櫃檯裏的太太疑心又是顧客，她是笑臉迎人的站起了。

“記着呵，太太。”他拿了半碗雙蒸要出門，才偏了頭說，但，太太眼也紅了，他才又知道比不上從前方便，便又沉吟道：“斤斤較量的太太呀！”走了。

這一天的早飯吃過，他便踱到那新開的米店去。在車房外邊有排虎口窗，他就跼了腳從這窗口望進去。車輪在轉，皮帶跟着在轉——他想，誰想的法，造這方便東西來呢？給了老板攆出來，原也爲的這物件，但也值得呵，誰叫自己不會造，倒給他人造了出來呢。

足看了大半天，覺得很有味。但回頭，他又得燒晚飯去了。燒晚飯要米，米就只有老板那里方便，他就又到了米店門前，笑着。

往米籬裏摻下米箕，要一些，不少也不多是半箕，足夠他和瞎了眼睛的母親吃，回身就走。

這要米的生涯，從被老板和太太合力固拒的那一天止，一共是十二日。

從那一天起，斤斤是無須於再作這事了。

先是，老板板了臉，站在米籬的旁邊，待他摻下竹箕去，就動手，搶着，推着，太太也從那櫃檯裏趨了來，嚷着，捏了拳往他背脊亂捶，似乎在先就約好了的樣子。斤斤于是只得動怒了，這一怒，使他馬上把竹箕也讓牠插在米籬裏，轉身就走。

他一心不亂的走到村外的野原。那里有一條攔住去路的水溝，人們大概就從有水溝那時起，因了方便行人原故，就放上兩條破爛棺木當橋用的。

把這其間的一條抽起，放在肩上，回到了陳老板那裏，毫不遲疑，他把發祿記的大門堵住了。

“你陳姓的莫想再走這條路！嚇，駱姓的路是造給你們用的麼？好不便宜呀！”這算他的理由，把人家店門堵住的道理。

他放下了板，說過一聲硬話，也不理人要怎樣的處置，就直回到自己的家。

他是勝利了。

關於這事，老板認為是自家的倒霉，一點兒張聲也沒有；同時，他想到近時盜賊多了，許多公子少爺也做，倘斤斤無飯吃同了他們合夥，那報復是當然有，那時損失纔真是太大了！老板究竟老成持重，年紀老了也學到一些世故，他把自己想出來的事合太太密議過，結果是：——

斤斤承老板命令，重又到這發祿米店來，過那“砰砰”的生活，同時，別一個伙計却因他被攆走了。

斤斤坦然地在碓間，工作着像一匹驍悍的馬。但是，當老板賣米時候，那同夥再也聽不到他“斤斤計較呀”的老話了。

因為還沒有人問到他不說的理由，所以無人能知道，而誰也還是叫他斤斤。

也許是，斤斤從那再來時候起，自己也有“斤斤較量”的毛病了罷？不過，這僅是一個懸想，斤斤或不如是說。

心 願

“知好色則慕少艾。”

他十八歲，是時候了。

他覺得需要女人，這需女人的事就成為他最大的心願，償這心願的自然只有女人，而且，一個就夠了。

因為一個就夠，所以他並不以為是難事，他是有把握去弄個來償這心願的。

起初是常走到十字街頭，左擠右擠，那里，他

所需要的那種東西真不少；有時擠一擠那少女們的臂膀，有時是胸部，也許是全身都貼着她們的背脊，經驗到和女人擠貼的好處的他，越是覺得這需要是來得太不容緩，簡直想立刻就佔有一個了。

這使得他有勇氣去和一個女孩打招呼，進行他佔有一個的事。

這女孩是他的隣居，又是同在一家破落的大府第裏，兩家分住在東西兩個書房，對門的距離是一個荒涼的大廳的寬度，計起來有二十塊方尺的紅磚板，並不怎樣遼遠的。

他一向沒有過和她打招呼的事，因為他搬到這裏來是有半年還沒有聽過她叫什麼名字。人是呼她三小姐的，這稱呼很使他受窘；這回，是剛碰到她站在門邊，又一個人，他就茫然的對着她，輕輕的點一點頭了。——這是他招呼生人一種乖巧的辦法，那人要是不睬，就作為他看不到而自己也可以若無其事的走過，大家都不相干；如

其這輕輕的點頭會教他覺到而趕忙回禮，那自然是達了目的了。

使他喜歡得立刻就打了冷瘥的是三小姐趕忙回禮，低低的招呼道：“三少爺！”

這三少爺從那一天起，就從十字街頭回到自己的住處，一間小房子裏來了。

引誘女人的本能是天賦的。他有着，但是他不能夠鎮定。他，常是窺伺着三小姐出門的時候，跟着就跨出自己的門，當大家打個照面時，這邊是三少爺，那邊是小姐的招呼過，之後，他每每要加快了脚步似是有了急忙的事情奔走的樣子離開了她。倘來他能夠鎮定一點，他還是可以走到十字街頭去擠一擠少女們的臂膀，貼着她們的背脊耍一會的，但他照例惘惘然走到巷頭，就兜個圈子回來了。

.....

他的心願早償到了。

一切人第一次碰到女人的肉那種不可言說的擾動，他也經驗到了。

他識字，就把不識字女孩要識的嫁歌給她學，爲了她，他搜集到許多別致的‘送嫁新聞’，而且抄了整十天，成一小冊子，字是正楷，這勤奮有成的工作在他要算是空前的豪舉了。

老是這樣子：夜裏人都睡去了，三小姐就來。這不算偷，兩家的家人都還很客氣的在往來，三小姐跨進門，是要招呼一聲四伯母的，四伯母是早就在睡覺，每回都不會聽到，無應聲是當然，但也還要招呼一聲，這在三小姐是明白的在以爲這最算光明正大，決不是偷那一樣的事體，三少爺也正喜歡她這麼辦，倘使有時候母親聽到，也可以算是三小姐在訪問母親，多們好。

第一個月，是三小姐客氣。他要捉她的手寫字，老捉不到，待捉到了時，他又要她坐在膝頭上，說要方便些，不消說她是掙扎得無氣力時才

來就範，然後他用了五天以上的說情纔得到把一隻手從那寬大的袖口伸進她胸部的機會。

第二個月，倒是三少爺客氣了。

“送嫁新聞”不要學了，三小姐一跨進門，閃到他的小房子裏，定要一把抱住他。

她教他把舌頭舐着她的乳頭，他是依照了樣子舐着；於是她躺在牀上，幽幽的哼着，喘着，然後她夾着他把油燈吹熄了，然後她夾着他把身貼着她，然後她……。

他要重把油燈燃亮，他要把自己衣服重又穿上，他轉而客氣得多了。

他的臉龐憔悴，爲了三小姐的緣故。但他還很是固執，不，與其說他固執，不如說他膽太小了，他每回都定着眼睛，當他聽到三小姐最末一個命令那時候，心都嚇轉了來了。

第二個月完了，三少爺需要女人的願望也償過了，先是使他糊塗，想不清自己的行爲對不對，

但他現在却又很高明似的換上另一個心願，當然他是以為這另一個心願之能償，於他一定要有福得多了的。

他已然覺得他需要的女人不會就是三小姐，他不需要他所不能了解的人。而且他也怕敢混下去；陪着去和三小姐混是不對的，倘使她將要永遠的給他佔有，如一件物品，那麼，他起先那個心願之得償，也並非他目前所願意的了。——他覺得一個人的心願並非以得到隨便一個女人為滿足的那樣簡單。

是某天的早上，他正發着一個夢，夢到三小姐裸着身體在野原上追逐他，分明是要他給她以性的滿足的行徑了。這夢還沒有完，他給一陣嘈鬧的人聲叫醒了。

家裏無一個人，只一隻小狗在汪汪號叫。人聲從對門傳過來，他想，一定是三小姐那邊出了什麼事，或者夜裏給人偷了東西，疑心到自己人，

忙着拷問罷？

當他聽到三小姐哭叫聲音，心倒怪起來了！他疑心他和她之間或者會有着爲別人所窺見的一件事，這是不妥的。

但不久，事情是全然明白了。他的母親，他的姊姊已從那里回來，說着關於三小姐的事，而說話又很帶點悲憫音調。

說是：三小姐爲她母親把事情自白了出來；她說她早就懷了孩子，在三個足月以上；她說她願得去叫那個人承受了她，嫁給他做姨太太；她說那個人是她表嫂嫂的弟弟，是那個賣粉果的十叔。她母親，聽到這突然的話，先是發了火，惡狠狠的一個掌給批過去，跟着拿了藤鞭子亂打，其後，暈過去了。三小姐是蓬了頭，哭喪着臉，出門找十叔。

爲了他兩重心願全得償過，他惘惘然同三個月以前，合三小姐打過照面，儘在街路上走的心

情一樣，飄搖難定。但決不至于吃驚，蒙了他全心的，是喜歡夾着悲憫織成的細網。

約莫五分鐘，他已定下神來，他在被窩裏伸過懶腰，接着歎口氣，這其間却偶然的想到一句話，使得他微微的笑了：

“三小姐者，是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鴿子

那屋角的木箱子，用稻草作為墊褥的，是牠們兩口子的家。天生是用不着勞苦工作，在愛的生活中已盡自己和對於主人的使命，這鴿子的家，是最堪羨慕的。

叭兒狗跟不上來，因為牠從小孤獨，這地方又缺少牠的同種，即使偶而有所野合，也並不能滿足牠無窮奢望。

“幸福的家庭呀！”叭兒狗常會這樣為鴿子

生活羨慕。但，從這羨慕而來的是嫉妬。常牠躺在茶几上，幽幽的在想，同時圓眼一輪，那個屋角小木箱，是常要給牠以莫大難堪的。

對於這成雙的鴿子，這條小狗老放着滿臉惡意獠笑，而又苦無動手機會的。每當那小木箱又新生一對小鴿時，每回牠也見到中年男主人把那作小鴿父母的牠倆摯在手上，微笑地表出親切的慰勞的意思。那時候，這狗的眼睛却故意溜往別的方面去，心是很苦了。牠——這條小狗，全看不上牠們，這無名酸意立刻變為憤怒，是必然的。本來，把前爪抓過去，把鴿子眼睛也給挖出來，牠也辦得到。但牠老不願意，牠以為，強暴的施與將要顯出心胸的狹隘，這點氣，待到那個男主人用手撫着牠茸茸白毛時候，自然可以消了下去。

勤於生產的鴿子，一向沒有觸怒過主人，生活是安適而快活的；有時，而且是常常的當人眼

豎起嘴來，甚而雄的扳上雌的背上去，很命的愛一下子。牠倆于這行為是全無什麼要多所規避的。

“這就是不要臉呀！”狗却憤然。牠自己有時要給同類而異種的高大女性愛一下，牠緊騰她的尾巴，待用全力扳上她尾背時，是老要給扔下來的，在這樣有氣難伸時候，牠跑回來，烽頭火勢的扳到小木箱，簡直想把這幸福之家拆毀。

可是，牠眼見那乳鴿在羽毛未豐時候，每給主人提到墟市去，賣與富人們作為“紅燒”或“清燉”的美味，牠無名妬火也照例消下去了。

倘鴿子也具有覺子之愛，牠們家庭是頂可憐的。

一個異常酷熱的夜裏，這叭兒狗，忽而被囚在別一邊牆的鐵絲格的籠內了。牠的彷徨失措樣子，不消說是叫人好笑的。默頭默腦地，躺在那狹籠之內，牠又全無暴動能力與方法，眼淚流下

來了。

這樣三日夜，牠焦燥難耐了。但第四天一早，那男主人的老婆女主人，她把這小狗放了出來，恢復前時自由。牠，丟了感謝眼色和搖牠適意的尾巴，走出籠。這屋內一切，全變了！一種黯淡色彩，引人哀愁的周圍，使牠疑心到自己眼睛壞。足經七八天的長時間觀察，牠才了然；牠以爲這屋子曾起過一點變亂來，而這變亂，牠七八分把握得住的，是男主人之死。——全不錯！

飼養這小狗同木箱裏的鴿子的，來去只是女主人了！倒是加意的愛護，而又一視同仁。叭兒狗非常安樂，有時候，牠睨視着鴿子，不禁得意的發笑，意思之間，似乎以爲男主人死掉，他的權威，已屬於有着茸茸白毛的那位了！——好荒唐的小狗呀！

這之後，每當女主人端過飯來，餵着牠，這一刻，牠照例十分馴服地低着那狗頭，顯出感激

涕零模樣，女主人的手偶而觸碰到牠，牠立刻就又想流出眼淚來報答了。因為，從牠被釋以來，很分明驗察到女主人面臉罩上的愁雲，牠曉得這是很應該回敬點同情的。

“鴿子是自私的，無同情的！”牠想，“沒有同情的動物算得上等動物麼？——不算呀！”

某天，牠再也忍不住了！在女主人入睡後，牠輕輕地蹣腳從茶几爬下，直到木箱止步，牠叩着這幸福之家，而把好好的落在緋夢中的鴿子叫醒來了。

“醜態呀！”牠瞟過了一眼，看比翼睡着的鴿子，不由不這樣想，同時，牠毫不躊躇地，爲盡牠以爲應盡的使命，發出警告來：

“喂，聽呀，我給你們說話了！這樣，你們，喂，你們這樣子活下去，當女人，女主人面前也無半點同情的回報，那真是忍心的事呀！”牠擺出上等架子來，偏着頭，獸着眼，“唉，沒有懂

得麼？當你們在當眼地方打轉還又癡愛着時，那醜態，於女主人是頂不行的！她——我們的女主人爲丈夫死掉，就常爲見到你們而憂愁流淚！難道像我一樣獨行獨臥也不行嗎？難道另找一種生活法式不行嗎？難道你們是無同情無善意的下流東西嗎？”

這小狗說了要說的話，就毫不用武地掉回頭，牠感到滿足的歡愉，如指導者爲聽衆演說後心情，這一夜做了不少好夢。

第二天早上，牠仍躺在茶几上。牠睨着自己茸茸白毛，滿心歡喜，滿臉笑容。儼然承繼了男主人權威似地，擺着一副怪難看的獸臉。

這也有個來由：那一隻永遠唯有溫存撫愛的鴿子，已經能夠聽懂牠的活，而且緊記着了。從這早晨起，牠倆連着互替吮吸羽毛的事也沒有做了。

“好聰明的小子！”牠發出讚歎之聲。牠常

是自認牠的本領就在能夠“以德服人”，即使暴怒，也能忍耐得住，即使可欺，仍然笑口吟吟。像這回對於鴿子的警告就是好例。

鴿子兩口兒，也似乎以為這條倨傲的狗的話老實，照目前景況，很自然地失掉了相愛權利了。憑着牠們的記憶力，若即若離地，度着淒苦生涯。

這自然是頂不慣經的事了！可憐的鴿子，有時候把羽翼碰一下，那不能免得的事，也給以權威者自居的小狗喝住。

“忍耐呀！”狗的命令使牠倆同犯了罪一樣，驚促地離開，便是黑壓壓的黑夜，這“忍耐呀”的呼喝仍同白日一般存在記憶中，使自己無從敢于再作什麼事。

那是決不會是絕望的事罷？愛的生活終究是要恢復過來的罷？像處在冬天的雪壓裏的人一樣，不也有着溶解的期待麼？

約莫兩個月光景，牠倆除掉相思再無別的妙法過活，有時互相瞟過一眼，那也要距離得很遠了。因此，牠們底愛的產物，也就停頓下來。從男主人死掉，接受到小狗警告之後，牠們失掉了蜜膩的愛的權利，同時也沒有盡過生產的義務。

牠倆瘦弱得可憐了！羽毛失掉了原有的光澤，有時還要掉下一兩個來；牠們的眼睛也變成十分灰暗可怕了。

這幸福之家，牠們全病得不成樣子。當那個雌的鴿子動彈乏力刻候，牠們才覺到病。這生涯是使牠們活不下去的，人們的供養也頓時減了好些，這是特異的事體，雖則牠們也已沒有從前豪量，吃這一點也就夠的。

雌鴿快死了！這情形，使牠的對手發了慌，重又想逕自恢復以往的愛。

但是，這樣奄奄地，慘澹地過了兩天，這幸

福之家，就發生了一件新聞。——雄的鴿子蹣到了木箱上，已再找不到牠的病伴了！而那裏，奇怪的，是躺着一個健實身體的，自己看來是相形見拙的新的雌鴿，她發獸地睜眼看牠。

其時，失掉了戀侶的牠，全木然。待牠恢復了腦經平甯，這纔從小木箱上拂拂地趨下來。牠滿懷着損抑悲悶的心情，團團的，團團的，在地上打圈子。然而當牠瞥眼瞧到茶几上小狗時，却立刻站直了。牠正想用那一定不大清楚而又帶點哀顫的聲音叫將起來，問牠病的戀侶到何處去了？幹麼突然而填上別的一個？這詢問可沒有叫得出來，倒見那以權威者自居的小狗注意到牠，先是偏了頭，獸着牠，然後慢吞吞地說道：“唉，你不曉得那病東西死掉了嗎？這很可憐，是給人扔到垃圾箱去了！”牠儼然先知者一樣，擺出上等架子，接着傲然說：“唉唉，傻小子，這事情就應該要料到的！你想，誰還有閒工夫去

養飼無用東西的呢？——聽呀，傻小子，我是這樣在說：誰叫你們連着生產孩子工夫也懶下來，歇下來？是聽了誰的話呀！”

叭兒狗的同情給不到這些“小子”。

獻醜之夜

這一夜，她將能獲得人生最大的歡快，而這歡快之能給她以慘痛生涯的轉機，這回事，她也曾同夢幻一般詳為構想過。從有這為她所渴于求到的機會的昨天晚上起，她對丈夫一切暴行全委曲地諒解了，倘丈夫不是這樣全不要臉的惡人，她也萬不敢有什麼過份希冀，她很了然。

丈夫是她小學時代的同學，而今天她所約會的人也是這時代的男友。丈夫把她娶過來，她也

曾爲對於這男友的小時候恩愛而傷心；這男友走向軍界去，也似乎爲的這件事。但他們全無表示，當然也無爭執，只在三個人心中，都盤住一條毒蛇樣子，記起來，心是被嚙一陣苦痛了。

她是被人譽爲賢良婦人而自己看來也實在不壞的，但爲兇暴丈夫所驅迫，與這人愛看自己女人爲別的男子發生肉體動作的變態性慾的需求，一個軟弱如羔羊的她，也就不知其何以要順從地順從着做了。

人是三個，丈夫暗地裏招來的。他們藉着抽大煙名號，夜晚，都不約而來了。他們據着這漆得金紅的大床抽大煙，四更後，人散了，其間必有一個，同丈夫說過要過夜的，就這樣，丈夫在客廳炕上，自己得同那人玩着睡下來。

丈夫有時高興，就躺在床的一邊，似乎很有味的，看自己妻子和朋友玩。這樣男人，她直到此時還以爲世間再無第二個，天生這作怪怪物的。

每晚夜度資，三塊，五塊不等，其初生活也很好，有這一筆大收入，在村間勞作的人恐怕無有能超於這數目了。不過，這三個晚間的來客，却也並非富貴子弟，起初頻頻來，直使她形容憔悴，應接不暇，後來却漸漸冷了下來了。而有客時每回僅得到一塊錢，或少至八角，丈夫抽大烟每天一塊錢，免不得維持到底；這時候，她在給人們以粗心擠壓外，還得看丈夫臉面表情爲人，挨打挨罵只能怪自己行爲不慎，她疲乏得連投河氣力都失掉了。

昨天早上，那客人走後，她丈夫踱到這又暗又狹房子，她猛的擰開帳門，聲音驚顫，像胆小人向朋友借錢樣子，說：“我有了病呢！”

以爲丈夫必然生氣，至少，她得挨一陣毒罵，這回却全不是，他聳聳瘦到無肉的肩膀，嘻笑地把她的手拉住，上床來，說：“讓我來一次好罷？”話才說過，一個瘦身體，攢進她被窩裏來填補那

去了的客人的位置了。

她的所有是迷惘與疲乏，夏夜原很短，抽大烟青年對女人實在又太麻煩，剛停止了肉體的抽動，每就是天亮時候，丈夫又愛吃早飯，這樣她睡眠常不充足；有時丈夫高興，還得等客人出門後就又爬上來，而那種強搶豪奪聲勢，叫她不能不又死人模樣給受用了。

這回見丈夫情形異乎尋常，很寬容愉悅地，賜給他妻子以善意，她也就舒適地在乏力中爲丈夫的快樂而盡心，儼如對客人模樣；雖則被蹂躪，而實際上仍爲丈夫所喜，是常有一些事實足以證明的，在見到這樣事情現在跟前時候，她積壓滿胸的鬱悶就似雨後新晴的天色，灰暗的雲頭全消滅了。

“我今天要上城去收一筆錢，這樣，我們好了！再不要幹這等事了！”

“是呀！”她回答，却不知道丈夫那裏有錢

可收，也不知道收多少，就可以不再幹這事，但看丈夫面目舒笑，她也喜歡得湊上一句回話，而且略把丈夫緊抱。

她想知道丈夫事情，但不能開口詢問，在早飯後，丈夫獨個兒上城去，並且說“晚上不要接誰，關緊門戶，我得去三四天不定呀！”究竟還是一個人，無大量給誰在自己離家時候玩自己妻子，在她也樂得休休息，把精神恢復過來。

就在這晚上，因為她叫了和她頂要好的八小姐陪睡，得到關於那個男友榮歸的消息。聽到八小姐閒話的她，在胸中湧起什麼浪花，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在她夢中見了一個桓桓糾糾的年青軍官，為記念舊情而特來拜望她，並且給她許多人間美妙言辭，到後又給她甜蜜的糾纏，這些事，也全是不消說得的。

清晨起來，她沒有忘掉昨夜的一切想念。一個成名青年，能夠給相識賤婦人以方便，而竟同丈

夫朋友一樣，厚顏地叩門尋歡，他能否這樣作，是全無何等把握的，但她却決然地，不稍怯弱地，託八小姐爲她致意了。

她不再作什麼計慮，爲這男友，她願意獻上自己的所有。但她想，自己的所有是一些什麼呢？是她的青春，那又早已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是她的肉體，這三塊五塊所能得到摧殘權利的賤婦人的肉體麼？——她除掉了還沒有爲誰動過的心，也可以說是這一顆兒處女的心，是全無所有了！

她願意爲這男友獻上自己的初心，這心應當最能感動他，使他爲她而流淚憤慨的。

.....

這夜晚的情形，她自己全看不清楚，只有一點，是這男友竟答應來拜望她，在巷內家家戶戶都閉上大門時候，他自己扣門來，最是使她爲自己的遭逢而驚顫的一個實在分明的事體。

她要在黑暗中摸索他的心，她要想出一個探試法子來，她便先自獻上自己的誠意，她正想把許多唱得十分熟練的粵謳，從其中揀出一首來，傳達自己的心，這沒有昂直地把“我愛你”說出的可羞，也可以防到對手萬一的不對，用這先為探試方法，是再好沒有了。

但她却還沒有唱出口來，因為她正在揀擇，她想用那樣一首，是：——

“心心點點：拆散絲蘿。怨一句紅顏，怨一句我哥。世界做得咁情長，做乜偏偏冇結果？把舊時個種恩愛，付落江河。你睇人地點樣子待君，君呀，你要回想呀我！……”

她又怕會叫他誤會了她的用心，在遲疑未決時，倒給一隻男人的手把她一把拉過來，那個和她的丈夫全然異樣，結實而又粗豪的男人肉體，使得她連着試探的主意也暫時丟過一旁，不再想下去。

了。

這一夜，爲這男友，她在流淚迷惘中，仍然獻上她自以爲並不值錢的肉體。但唯有這肉體，能給這男友以不少恩惠，他爲她，達出了許多甜膩如花的話語和感謝的眼波。對朋友之妻作出這些野事，在他言辭上，大概認爲太過份的了。

五更報過，這男人就豎起身子，連着她也拉起來了。燈光還很亮的照到這房裏一切，她全像落在夢中，她像一個新人，這時候就同婚夕一樣。

但他却說：“妹，我要走了！當軍界的人是不能隨便閒散的，一個星期的假飛也似的度過了！我是今天就得進軍營，明天或再後一天得上前線去！我們是要分手的！”

每句話刺進她的心，她使受不起，同帶了毒箭的小鹿模樣，閉上她剛纔張大的腫眼，躺下床來。

她沒有唱出她所要唱的歌，她沒有摩到這男友的心，便是這健實男體，也不過如走馬看花，不大清楚；但她相信他的話真實，如她自己說的話一樣。這時候，她應當爲這男友獻上什麼，來送他的行，則更無能方想到。

男友以爲她在想什麼，忙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塞在她手內，說，“把我的衣服拿來，天快亮啦！”

無巧不成戲。她把手內一團紙打開，以爲不外是一些山盟海誓的話言，特先自寫好來安慰女友的心的，她料不到竟會是一張十元鈔票！她正想把這東西打發，爲男友直白地說出心事來的這一刻，門的銅鈴聲震響得把她棲住了。

“八小姐罷？”她的心希望這來客是八小姐，同時也說出來，叫這男友安定。她這猜想也並非全無根據的，昨天八小姐曾說過，爲這密約的功勞，她應當得到同享一餐夜飯的權利。這話雖屬

于不盡不實的打趣，而這女孩也實在是多心的。

“也好，就拿這鈔票給把八小姐，要給她纔是對的！”她一邊這樣打算，一邊走出房門。

是八小姐？——全不對！

瘦個兒的，四個人。一個是她今天曾給以諒解過的丈夫，三個是丈夫的朋友。這樣深夜回家，應當是很偶然的一件事，爲她所夢想不到的；這時候，要一個怎樣奇妙的法子來應景，倘使她能夠想得到，辦得來，總算得一件異聞，一樁奇事了。

她沒有想到，所以以後的話，全是不消說得的。

孤 燕

仲頻在繪畫，很平寧的在繪一雙木屐，這木屐是從九娘那里借來的，說是借半點鐘就可以還給她，但現在只是繪好了一隻，而時候早就超過了許多了。

“不要又來麻煩我，把這個繪好，明天可以還你兩雙木屐的錢。……”他暗地裏在想，他以爲九娘不久就會上樓來，要他還這木屐，那纔是掃興的事；倘九娘真的上樓來，那他便得拿這話塞住她的口。

畫一回，又站起來端相一回，覺得有點神似，就又坐下捏了畫筆畫。

“仲頻先生!”九娘是真的站在房門口笑了。是中年的女人，身子却不高大，然而是很胖的。

仲頻先是憤然的回過頭來，但一看到九娘的笑，心又沉下了。

“九娘，你看這個如何?”仲頻慢慢的站起來，指着畫布說。

“是一對鴛鴦，你看那底下不是一個水池？那水汪汪的!”九娘的譏刺使他立刻抓了案頭的木屐，說道：

“還給你，快拿回你的，我要上街去了!”但是九娘仍然看不出他的所以還屐的心，便也仍然陪着笑道：

“今天不要回來得太晚了，今天晚上加了菜，有鴨!”說到了鴨字，是分外地用勁，似乎這所謂鴨是十分名貴的東西，人是難於吃到的似的。但是他倒無暇去理這些，因為昨天晚上他在懊惱着的這月圓人隔的中秋節，重又現在他的腦上了。他便看了九娘一眼，自己就立刻依照原定計畫，

把壁上的藍色舊紡綢長衫拉了下來，小心地摺了，再用一張舊報紙包着。

房門呀的拉上了，在門環上加了一把銅鎖，把鎖匙放進衣袋，走下樓。這時候正是下午三點鐘光景，門外的市聲很喧囂地襲進他的耳朵，似乎比平時更為熱鬧了點。

旅館是專為各地的留省學生而設，所以名為學旅。間格一律是十分粗陋的，這分明是在表示那薄待分利者的意思。但幾十間學旅，仍然住滿了人。惟有仲頻的這個，却是例外地清靜，這原因，就是這個旅館座落在一間大廟的右邊的廣場之間，日間就有不少自號“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九流三教，無所不通”的“國學家”在店前開當占卦，算命，補牙，脫痣，以至於變戲法，做猴兒戲等等，均集中在這裡，就好像嫖賭飲吹的生意都集中在澳門一樣。這也不要緊，惟有每天晚上在十一點鐘就一定要把廟門上了鎖，關得水洩不通，這一點就叫愛在各地地方玩着逛着的少年人

不喜歡了。

他走出店門，看到那些無一個聽衆而仍然站起來高聲演說的“國學家”，想起當這個據說一年四季中要算最佳的佳節而尚不能不幹這勾當，自己的旅況還不算走到絕境，就不覺傲然的走過了。在平時，他却是照例要站一回的，經他站一回，那些過往行人每就附應着似的跟他站住，於是那“國學家”便因他得救而送他感謝的眼光，他到此時就走自己的路。

誠然，這個節日，爲的在離散之前曾經約過自己的愛人以後會就一定在這時分，而現在是爽約了！爲什麼要爽約，他自己也全不了了，他自己是爲了要同她結婚，却因爲她的父母是不願意把女兒嫁給教書匠的，他於是就出到省城來學畫的；現在有了什麼成就呢？倘照九娘的批判看來，他是應該擱筆了！這在聰明人，也許要拿一些極聰明的話來爲自己辯解，說這是未來派的傑作，然而他辦不來，就只會發自己的惱。現在他，

更其惱着的，挾着那包裹，走出這廟門。

他揀了一間從一條長而且狹的小巷走進去的當鋪，像做夢一般地，很朦朧地，想從那里找出幾個錢。他並不是沒有做過這等的交易的，而且常常做着的，但他每一回閃進去，每不能夠鎮定罷了。他聽見從上海回來的朋友說，那地方有拿一塊錢可以混一點鐘的便宜貨，而且多着，常是等着在做這買賣的，他很喜歡這個了；他想，倘使是在上海呀，就一定去到那地方去同一個女人橫躺着在牀上，問她何以要作這勾當，這時節於她有怎樣的感動，小時候是怎樣度過的？說不定在她那里還可以聽到幾個動人的故事，於是就如實地寫下來，投到自己熟識的雜誌去，是還可以掙回這一點鐘的小費十倍以上也說不定，這是如何上算的事呵！

他到了當鋪門前，他的心是爲了幾個錢的多少而突跳了！

於是他從那居高臨下的窗口，遞進自己的東

西。那個照例是一樣面孔的夥計，把紙包拆了開來，略略的檢查了一刻，就冷冷的問他：

“要多少？”

“三元五！”他把預先想定的價錢說了。

“元五，衫是舊的！”夥計斷然的說，對於這東西，似乎是用客觀的正確的批判樣子，是不容那所有者加以辯護的。

“二元！這是當過幾回了的！”

“不，少當少贖好！”

大抵是爲的中秋節，夥計是大發慈悲地把面孔放得溫和得多了。

放在衣袋裏的錢怎麼辦呢？這却成了一個問題。

但是他一直走到那自己曾經吃過好餅食的餅店，毫不遲疑的開口就說：

“雙黃蓮蓉月兩個！”

然而倒楣，伙計笑起來了：

“來得遲了！”

他看了餅櫃一眼，全只是一些木格和餅屑，他就一聲不響地退了出來。他從少就無有一年的中秋節不吃月餅的，現在竟然有錢也沒得吃，又不免感傷了一陣；他走了幾家餅店，看一看餅櫃，仍然只有餅屑，於是便似孤魂的走向旅館。

不一會，飯菜就擺出來了：一小碗白菜干湯，兩條不知名的小魚放在小碟上，這算是一葷一素；其外，九娘特別注重的加菜，是三隻鴨掌。這是爲要優待那些旅客故而添設的，也就是中國的精神文明的特色。但是這却叫他笑了一笑。九娘是真會取巧了！裝着那神氣，似乎在表示自己的旅店有鴨，而其實，這不待說是從那些高聲叫賣“鴨頭鴨翼”的人那里買來的。他知道飯是吃不了，就叫了一壺爲自己所素不沾唇的酒。

一切是無聊的，他覺到了一點無家可歸的人的苦趣。

他很自然的想起那高張豔幟的河面，心就似乎得了歸宿；起初是想叫一枝小艇蕩到河的中流，

在那里賞鑑一番風月，看那十景之一的好處在那里，然後再向一家飯店吃一盅好酒，才回到這里睡覺，而再想一想，則還是在那小艇過一宵更好，主意打定，便即出門。

已到了掌燈時分了。堤岸上的楊柳，隔幾枝便掛着一盞晶亮的電燈，這樣掩映着，越是顯出那初秋底柔條的美；那“他日腳躡雙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的名句，便不覺從這滿懷幽思的孤客的口中沉吟而出了。

那些傍岸而居的女孩，亂鶯似地，呼着一些行人，她們呼着“遊河呀，過夜呀”等話，比之於詩人撚斷吟髭的警句，在他聽來以爲真是高出萬倍。

於是他在那里腳躡，在那里白相。這個有心來怡情悅意的客人，其初是想沿岸走一周，看有沒有不太難看的臉，倘是有，這野福是容易得到的。

在某一枝柳樹下，又圍了不少人了。他白相到了那個所在就停着。許多個男人，同一個並不怎樣好看的女人說着話，而且說着用艇的話。一

個很尖銳的聲音，便刺進他的耳朵來；這聲音是女人的聲音，所以尖銳者，那是說出“艇租五塊錢”的原故。在這佳節以外的日子，是不要那樣高價的，五毛七毛是頂角了。他沒有那麼多的錢，一半也不夠，這一來，他就即刻又覺得窮人之該死了，所謂十景之一的夜月，仍然是爲有錢人設的，雖則他並不以爲奇特，許多香火正盛的神廟，窮的人是也難得有跪下去的機會的，沒有出得夠“香油”，就沒有求神的資格，窮人之窮，豈非活該？

他聽到這行情，知道今天又得到別的地方去才對，所以他毫不遲疑的掉轉頭走了。因爲這樣的跑來跑去，竟使他把所謂“一年明月今宵多”的明月也不放在心上，只是跑，想急去獲得一點什麼。

然而什麼都獲不到，一點也沒有。他想他看過許多如像那“公園奇遇”一類的好文章，便不覺走進公園，然而仍然什麼都沒有，女人的眼是

丟在洋服의漂亮人的臉上，這件事是不容許有例外似的，使他一見到這情形就悶悶不樂，竟然走回一無所長的學旅。

他躺在床上，夢想着將來的婚後，要怎樣同那怪可愛的妻去拜月謝恩，和女人接吻與當風吃雪的快意有如何的不同等事，他還沒有想到比較滿意的答案，而那時鐘報過十下，使他清醒起來，又不禁滿懷幽思，難以消遣了。

莫妄想，是呀，莫妄想！於是他又不再感傷，不再愁歎了。

他拿起牀頭的兩本舊書來，一本是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本是茶花女，這是他無聊時候就拿起來看看的書，他對於馬格哩脫同那維特之死，曾雙提並論地寫過一篇雜感，他爲了同情於這異國的男女，於本國的靡靡之風就加以有力的抨擊，他現在很想讀一讀馬格哩脫的憤世嫉俗的警句，而也忘不下少年維特的悲哀慷慨的遺言，兩美之前無所擇，終於仍然靠在枕邊，儘自默默的想着。

待他爲了要喝茶而起牀時，那個沒有完全掩好的房門的外面，就閃着一張大臉。爲什麼呀，這簡直是一張鬼臉，是雌鬼的臉，然而極像近人畫的同典中的青胖大頭鬼；這立刻使他退了一步，再用力一看，而那大臉已經近在門旁，而且笑了。

於是他睜圓了眼，儘望着，心是在怪。

“先生，這房裏單你一個人嗎？”

“做什麼要問我，你是誰？”

“單你一個人，就何妨再請一個；有美貌的姑娘找你呀！”

女人笑着，臉是好看多了。只見她一轉身就走，從那拖鞋之聲聽來，像是往再高一層的樓上去的。

這就是見了鬼！他想，這一定不錯，是蒲松齡筆下的東西！爲了讀過聊齋，見到一些異鄉遊子見了鬼，常常敢於同它說話，且又“綢繆牀第”，甚而有着什麼“被褥殷然”的引人的敘述，

從這些記憶上，他便立刻膽大起來，坐在牀邊，等着那究竟。

設使那個女孩有了一副可人的臉，他是不會對於鬼物有所懷疑的；突然地把正在心中盤旋着的纏綿幽麗的字眼打得粉碎，這不能不說在乎那女孩的面貌同那個胖臉一個模印出來的原故。這是容易引起人的喜悅，甚而也不能引動人的歡慾的。拿自己的所愛比起來，才覺得有仙凡之隔了。而他才又知道，倘這些女人終還是一種用品，那美好的仍然應歸富人所有，這個赤貧的學旅，第一次見到的，便是這麼一個怕人的用品呵！

像被鬼迷的過了半點鐘，他的小桌子上，便忽而擺着幾個粗餅同一些蕉果之類了。他彷彿記不起那婦人從他衣袋裏公然地掏去了八毫錢的事似的，儘自出了神的看着。

“你們離鄉別井的少爺，還是同我們團圓好罷！先生，我們來用生果同餅！”

客人兩個，是毫不客氣的嘻笑着，像自己的家人一般地在享用買來的東西，而那女孩爲要使她的客人起勁，就拵了一角餛飩送到他的唇邊。他是也在享用着自己的東西了。

總算不慌不忙的過了三十分鐘，待到那副大臉不見了，而那女孩專意賣弄風情似的，引他的手去撫摩那隆然的小腹時，他如同受到侮辱或恐嚇一樣，站了起來，說道：

“快出去，快！”

那大臉就立刻出現了，說：

“先生，是我的孩子招呼不到叫先生生氣了嗎？但是，這仍然是要錢了的，橫豎都一樣，喜喜歡歡的過夜了好罷？”

“莫！這是不行的！”

倘是有氣魄的人，是可以用巴掌來代替錢的，而他却用盡了所有的七毛錢，像一個巴掌似的把她們推出門外了。

他以爲這個結局是很爲圓滿的，他很感到一

點輕快，立刻就給故鄉的愛人寫信，末了他說：

“愛的人，人間底粗暴的野福，我總算是享受到了！”

六月十六日于澳門

一個下午

因爲窮，物質與精神都感到困苦，浩璘自己就打定了一個主意，以睡覺來過日子了。是春天，陰寒的天氣使他很舒服的臥在朋友繼英爲他租下的一角小樓，日中他除掉往繼英家裡吃飯，簡直沒有別的地方願意去的。鄉下的人情也正所謂“似紙張張薄”以一個無業游民，偶而走進相識的雜貨店裏，捲一枝煙，人家也要拿眼角來注意，一若怕你確會如地痞子一樣，把木盒裏的煙絲暗裏多抓了些夾在手心似的，所以雖也想和這些熟人說說笑來解一解鬱悶，看到這情形也就不喜歡了。

星期六的下午，他從夢中聽到有人呼叫聲音，分明是他的一個親戚沈某了，他想詐作睡去，免得這客人麻煩，爲的欠他一筆小債一十五塊錢，是來催討的，而現在又實在窮得可以，衣袋的一塊錢又得同明妹買信牋，付不出債來是無話可說的。他打定了主意，儘睡着不做聲。可是債主的聲勢是來的很兇，所以在連連呼叫而仍沒有回話時，這來客就把樓門搥起來了。

“誰呀！”他在被窩裏伸出頭來，是忍不住這債主的威風，作爲剛被搥門的聲音叫醒樣子，很疲乏的應了一句。

“喂，開門啦！怎麼被鬼迷一樣死睡着的呢？”

“呵呀，原來田大哥，——是剛睡過了，所以……唔，來了多久呢？”他不得不豎起來，又不得不這樣應酬着。

“是特地來找你的呢！”

“好的，就坐下罷！”

“不，有人在外邊等着我的。”

“是嗎？——那可又對不住了。我……。”

“怎麼呢？”客人的語音嚴重起來了。

“是，我是應當早早還你的。但是，呃，現在却沒有。老實說，我不是故意延期，只爲無法。”

“這樣拖延是……，剛爲着急用呀！”客人似乎覺得過火了點，說着，臉就紅起來。

好不容易把日期改遲兩天，打發了這客人，爲的神經過過這樣刺激，再不想睡了。

走到繼英的學校，想把這事說出，叫繼英爲他設法。跨進校門，聽到朋友正在講堂上慢吞吞的說着什麼“茹毛飲血”的古史，自己就轉到休息室來。

坐着悶悶的，腦很亂。繼英雖說有職業，收入却也很微，爲了招呼他，已經花上不少錢，這回的十五塊就也不容易啓齒了。想到這里，越覺得不容易過活，便躺到繼英的小臥床上，把眼睛合上了。

聽到朋友在講說神農的嘗百草療疾，便即記

起前幾天到一個醫生家裏坐，那做醫生的朋友看見他枯黃的面色，就說他頂好還是用一點人參。並把這珍貴藥物的神妙說了一通。他深信這朋友的話是頂忠實的，但兩餐一宿且不容易，又那裏管得到面色好壞呢。明知自己爲神經衰弱所苦，應了書局要稿之命，却因爲每天僅能夠寫一點點，有時剛捏了筆，頭腦就迷迷蒙蒙地，終得放下了；爲這情形，有心無力地稿子便不能如期付去，由是就越窮。他想，一個著作者能有人參吃，怕每人都能夠早早地寫出一部傑作來罷，但在這時候，說要吃人參纔能夠寫作，不就是一件笑話麼？一部十萬字的稿至少要花兩個月工夫，而拿回的稿酬可能抵得過吃參的費用嗎？

在朋友還在繼續解書時候，又來了一個客人。

“浩先生！”客人呼着他。

“喂，”他立刻豎起來，認得是明妹的弟弟，

“從家裏來的嗎？”

“是。”這客人是十三歲孩子，見到他站起，忽然有點膽怯樣子，點頭作答。

“不是帶信把我罷？”以為是明妹有信，他這樣詢問着，心是也怯怯地的。

“沒有呢！”

“那麼沒有什麼事嗎？”

“有。”

“有什麼事呢？”他完全陷在紛亂中，他想不到突然會有什麼事告訴他或叫他做的。他和明妹的關係無人知道，然而他又在猜，這回也許是關於他們中的事，為的他 和明妹的家，這之外別無何種交與了。

這小孩站在他身跟，兩手垂着，說道：

“我媽說，姊姊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你意思，倘使留心到姊姊，是也可以的。但是媽媽說，我的表兄從上海回來了，說也要娶妻，他問到姊姊，媽說想想看。但是，媽說你這邊有意思呢，就請趕速叫媒，定下了才是真事。要不然，

那表兄的話是要答應的呢！”話是說得很亂而且很久，但清楚地使他知道原爲這事，心是說不出甚麼茫然了。

“我嗎，我是願意的！”

“但是媽說，定下了才是真事呢！”

“.....”

“.....”

“唔——。”

“.....”

“同我的媽，說我就差人來說了。是真有這事的，所以，所以我也願意差人到你們那里去說呢！”好容易想到這幾句話，用着乞憐眼睛和懇求口氣，說給孩子聽了。

就這樣孩子點點頭，出門去。浩璘是一向就擔心到這事了，因爲，他現在雖很窮，而從前，則還是一個中產之家的兒子，以他家的家門較之明妹的，不能算不當對，所以他于明妹是有望的；但是，關於這事，他不願意去請求家庭的物質上

的允許，以現在一個失業的青年，在自願不暇的時候，那裏還有勇氣談到娶妻的大事上去呢。而這時又實在是相催太甚了，他看看那孩子去了，心頭是冰冷地，差不多連喘氣的氣力都失掉的，又躺下來。

“還有什麼法是會想得到的呢？”他問着自己，“那又是一定的，不能讓自己所愛上的人嫁到別人家去，于她一生的幸福與災害，自己是還得負起責任來才好呢。”想到這裏，他便起了床。他回到小樓，要寫信給明妹，看她知不知道這事的究竟。

信是寫得很長很長，他問她是不是有位什麼表哥；他問她的心向如何；他問她能否以全力維持這個局面到三個月以後，因為三個月以後他可以得到一筆稿費，可以舉行訂婚的手續，語重心長地，他為那個年紀還不上十六歲的小姑娘說到痛心處了。

但是，一個難題便跟着發生了：信怎麼寄呢？

從前，他們中是曾經通過不少書信，傳遞的辦法却很妥善的，雖則倒還是無可如何，每就是三五天會見一次，到說再會時，大家就從衣袋裏摸出預先寫定的一封信來交換，而實在，那還有別的辦法比這個更安全更有趣的呢！不過現在的信似乎比許多時候都緊急一點，要待人來，在他是等不到的，雖則他在想，倘使明妹也知道自己的事情已經進到這急迫時期，無論如何也該跑來見一見才對。

把信套入信封，再加一張紗紙，膠了口，寫上收信人名字，就把牠放進衣袋裏。

他于是想了許多事，甚至於想到死。但他太軟弱了，無論如何，他還是願意苟且活着；他的朋友也說他，倘使失戀了，他一定會瘋。是罷，瘋是會有的罷，但他決不死，他是沒有那種自信心會有氣力來謀死自己的。想到失戀，他也全無把握于担保這事情不至于發生，這是不關乎別的，只有明妹的年紀太輕了，同十五歲一個女孩，來

說戀愛，即使信誓旦旦，而仍然免不得是一件傻事；平心靜氣的想來，則他以爲這關係是偏重於自己一方的，他太愛她了，無理由地愛着她，至於這時候想到決不能輕輕放過。倘使事情變了，則這在她說不定會怎麼樣，而自己，則實在是人生最大的一件失敗的事情，一定永永忘不了。因此，即或她並非深愛着他，他也決不能隨便的放手，他還得盡人事去弄到她。他也相信，在這一個世界，僅有他能夠給她以幸福，他的理由是自己富有良心，這良心能使他永永警醒着，不至于盲目地去虐待他的女人，至少是不至於過甚。這一點良心，他認爲是他僅有的一點財產。他以爲，一個女人與其嫁到無良的有錢人，還是親近一個良心常備的青年要舒服得多，要是那女人是還有靈魂的的話。他心裏又想，躺在這小床上，一個面色枯黃，囊空如洗的近乎廢物的弱者，說還有什麼好處給與他的女人，除非他八字排來將轉洪運，在鄉間男女是不能相信的。因此，他的

唇邊輕輕浮上苦笑了。

這時候已是晚上五點鐘，他知道明妹不會來，便即照例跑到朋友繼英家裏用飯。起初繼英那里的女人原也很客氣，因為只有他和繼英是男人，所以每吃飯就是分作兩張小桌，女人都躲到廚間吃了；後來却又因為這人長貧，要這樣客氣的照顧他于自己是覺得很窘的，所以不久就大家圍起一張桌子同吃了。這倒使他舒服點，他是不願意人家對他那們好招呼的，雖則他也不願意受到冷眼。而朋友實在算得頂深交了，他在吃飯中，不單是受不到別種刺激使他生氣，倒還可以說說笑笑地過去的。

晚飯吃過，他就託言頭痛，自己走了。平時他和繼英是分不開的，每每就兩個人走到郊外去玩，像兩個小孩。但今天他的事實在不是兒戲，他胸中早打算着這樣那樣，自己去辦的，所以他不能不放下了繼英自己回來了。

懶懶的躺過一刻，看看天色漸漸陰暗下去了，

他便走下樓出門，往村的東邊去，他要找他所熟識的那個女孩，叫她爲他代傳信之勞。

他一向就很疏于和朋友往來，尤其是女性；這也怪不得他，在待嫁的村間的女孩們，對於戀上了相識的同輩姊妹的男子，是看不上的，這回又去找那女孩，實在是不得已的一事罷了。

他看到一家門口挂着“前臨曲水，後枕崇山”那漆紅木聯，心忽而突跳起來了，他每逢着一點事，就覺不能鎮靜，他自己也怨惱着：爲什麼一個男人，會膽怯到這步田地的呀！

于是便想到怎樣措辭的這事了。他不知道要對那孩子怎樣地招呼，怎樣地才轉到拜懇的事情去。在平時，他也爲此，對着客氣一點的人，他是想把想說的話重又慢慢的研究過，看這話說出來于那人有沒有不好處，幾經加減然後說出一句話來，他自己因此也變成一個木訥的人，是說不到什麼“巧言令色”的。以這樣一個人，去拜託人家做事，大抵是無效的次數多，而成功的次數

少；他就每因了水訥而至于丟臉，雖則這所謂丟臉，在愛扯舌頭的人看來算不了回事。

他到那門口，輕輕的叩了兩下庭外的木欄，便即刻有人從裏邊出來。

“找誰的？”出來的一個中年女人問。這人是那女孩的母親，他認識她，大概因為他出門時候多，她倒把看生面人的眼睛去看他了。

“四小姐在家嗎？”他問。

“你找她？”女人詫異極了！似乎以前是還不曾有過這事——沒有見到過一個男子要找她的女兒似的。

“我是浩璘呢！不認得嗎？”他一邊說，一邊覺得事體又麻煩起來，就很有點後悔。

但女人即刻就認得了，她把木欄拉開，說道：“幾時回來的呢？嘻嘻，我倒認不得了，你是這們清減了！”

他坐到女孩和中年女人的面前，說了幾句寒暄，作成特地來拜望她們的樣子；他却想到這事

完全做錯了，在來時，不小心的想，以爲一敲木柵，那四小姐便出來接他，那時他可以從那木柵把信交給她，並拜託她，不必怎樣周旋就可以走了；而不想現在的處境使他說不出要說的話，這時又想到時候已晚，要叫這四小姐拿信給隔村的人，大概是不近情理的；他坐過一小會，毫不提到這事便走出門來。他感到社會的壓迫，同時怨恨自己的鹵莽，既爲說不定明天又要有流言，說他怎樣在晚間去會四小姐，一定想到什麼不軌事情等等了的。

他打定主意，自己作去。於是他便一直往西走。明妹的家他是認得的，明妹的住處還開了一個小窗，他想從那窗口叫她一聲，送給這信，是妥當不過的。

一出村門，便是一條很長的單鞭路，右首是一些叢葬的亂墳，左首是一排種菜的田園。他的眼睛望前直視，而兩手是交籠在袖口。天色太陰暗了，不時又吹下幾陣風，風裏夾點小雨的雨滴，

只要一想到他所走的路，便即一定要顛顛微顛的打起冷瘃的，在這路上，是只有他一個人在走了。

他真夢也夢不到他會作這行徑，假使這時候有人要窺見到他，而知這回是爲的明妹的事，他不知道怎樣走過那人的身跟呢。更想，倘那人或是一條莽漢，疑心到他走到鄰鄉去幽會去，那麼或竟會把對待那一流人的手段去對待他，把他打死，那豈不是——真不知怎麼好嗎？

邊想邊走，不覺已經到了那個進村的牌坊的前面了。從那石門走進，像一個膽小的兵士去刺探敵踪一樣，心跳到喉間，兩膝漸漸覺得酸軟，眼眶也潤濕而且矍矍了。

他並不回頭，雖則心裏懼怕着。不覺，他走過了這村的更練館，看到明妹的家了。而分明，那小窗的窗口又幌着黃黃的燈光。他想，明妹一定在那裏邊，却想不到她是在作甚麼，他真想偷偷地去窺看一刻兒，也許明妹在那里做活計；也許在寫信給他；也許和別的男人玩罷？這麼偷看

愛人的日常生活，于他覺得是再好不過了；倘使能夠窺到，在他是認為無上幸福，他願意俯首在愛神面前申謝的。因為雖說他很愛明妹了，而明妹是怎樣一個女孩，實在還不很了了；他沒有同明妹談過一小時以上的話，他也沒有拉過明妹的手。

想了想，他是偷兒一樣，提心吊膽地閃到那門旁了。他從衣袋裏掏出信來，向屋外庭前的大門縫穿進去，信就落在門內，有微聲。這會子，他却什麼都沒有想，便即轉過身來，回到來時的街路。夜是臨到了。看一切字含全很朦朧，但他逕自走，也不覺得怎樣不方便。

却料不到他把兩眼一提，前面十丈外倒閃亮着一個火光，火光之下是幾個行路人的腳，他們正迎着面來的，他是陡然怕起來了，他怕會是夜遊神這一流的偷雞摸狗的，倘使不出他所逆料，他快就落到他們手上也說不定的。這樣一來，他就立刻恨自己沒有審計周詳，便在夜間摸到外村來

冒這險。但是，他是過慮了，來的全是女人，女人中，兩個是中年的，她們中一個提了手燈；其外一個，在浩璘眼裏，却分明地見是明妹；她們看到前面有人來，也注意的看。

浩璘擦過了明妹的身邊，他又走那黑暗的路。這時，他依稀記得，一看到明妹，他曾經向她點了一點頭來，而明妹却走過了。她沒有叫住他，問他為什麼要走夜路，到誰的家坐談來，實在使他一時失望得眼淚掉到街路上。但一會，他又以爲自己就弱得可憐，爲什麼不抓住明妹，來把這來意道達呢？他與其去怪明妹，倒不如推推自己心胸的好了。

約莫是十五分鐘後，他的前額忽而砰的一聲給面前障壁碰得幾乎倒退了，他立刻定神一看，原來他已經回到自己的家，而且上到樓門，而他却忘掉了是閉着的，所以猛的碰了一下。這時，他才又知道自己不知從那時起就流了淚，舌頭舐到上唇，很有點鹹味。

他躺到床上，不覺歎道：

“唉，這樣又活過一天！”

一九三〇年三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1—2000册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